

陈震：走进二次元世界的大学教授

■本报记者 袁一雪

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不仅是经济贸易往来,而且还有文化的输入与输出。虽然早期中国在动画领域拥有“中国学派”的国际声誉,但自上世纪80年代,起源于日本的二次元文化在中国却收获了一批又一批的粉丝。早期二次元文化被称为ACG,在大学各论坛兴起,宅被笼统称为ACGN,即动画、漫画、游戏、轻小说的首字母缩写。如今,ACGN在中国文创产业中的吸粉能力有增无减。

作为“数字原住民”成长起来的年轻粉丝,与网络“虚拟”世界有更多的联系。一方面,人们对新的科学技术有着不同程度的期待和参与。另一方面,新技术对传统日常生活的渗透也让一部分人开始担心。二次元爱好者虽然享受和构建着自己的网络空间,但在其他人眼中,宅、不成熟、消极……都成为这群人的标签。

西交利物浦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助理教授陈震却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个群体进行了关注。他发现,这个群体虽然有时是孤独且有压力的,需要“不断被治愈”,但也有社交和有爱的一面,是一个集合了创意和矛盾的矛盾体。

二次元是治愈孤独的药

在日本,人们将那些喜欢“宅”在家中,沉浸在自己世界的人称为“御宅族”。这些人有些沉溺于ACGN,有些则只是喜欢看视频或视频。但最终,“御宅族”与二次元粉丝的呼应最多。

虽然日本是世界上输出二次元文化较多的国家,但日本社会对于御宅族的评价却以负面居多,特别是1988年,一位成年后没有工作、喜欢呆在家里看录像和剪辑电视节目的青年连续诱杀幼女事件之后,人们对于御宅族的印象一落千丈。

而由于这些事件的影响,以及其他其他人对于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二次元爱好者被边缘化。

为了深入研究这一群体,陈震选择从国内二次元粉丝较多的哔哩哔哩视频网站(以下简称B站)入手,探究二次元文化下粉丝的行为和现实。

“我称这些人‘新御宅族’。”陈震在接受采访时告诉《中国科学报》。“新御宅族”是对日本意义上的御宅族的扩大化理解。

在论文写作之初,陈震先调查了这一群体。“现在B站上二次元粉丝基本由



陈震

‘90后’和‘00后’组成,但我关心的不是年龄,而是他们在做什么或者能做什么。”陈震说。他将这一群体对媒介的态度、审美、能动性进行排列组合,并将其分为三类,即虔诚派(忠实粉丝)、消费制作派(如同人志的撰写者、视频等衍生作品的制作和传播者)和行动派(制造话题、发起或参与讨论,并把活动延伸至线下的粉丝)。在平台互动中,这三种模式的自由排列组合,形成了ACGN文化一个庞大的媒介生态系统。陈震认为:“粉丝们通过这种方式聚在一起,获得了成就感和归属感。”

而且,在陈震看来,二次元文化所营造的世界对于粉丝们来说就是一个“异托邦”。“类似B站的二次元社区成为他们的虚拟舒适区,在这里他们不是一个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可以一起看剧、看比赛,一起评论、抖机灵,互相吹捧、互相安慰。”陈震说。

这一结论来自于他与二次元粉丝的访谈。陈震选择的对象多是来自城市中产家庭的年轻人。他发现,这些人在访谈中反复提到的主题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和孤独感,还有二次元如何给他们做一个缓冲和调剂。而且,这种治愈作用是反复出现的。“他们甚至会提到在网站

上,使用‘用爱发电’‘在B站有海景房’‘此生无悔入B站’等词。”陈震继续解释道,“现在电视作为媒介受到互联网的冲击,而大众如今已经是分散又聚合的一个个小众社群。他们关注和消费的文化内容也不局限在电视剧。我们在研究粉丝文化,也是在书写社会史,在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和可能性。所以,我的理论视角虽然起源于哲学和社会理论,但保有社会关切,关注日常生活。”

机缘巧合的研究

谈及研究二次元的初衷,陈震笑称,自己并不是二次元的狂热者。与二次元结缘的过程,与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有关。大学期间,他曾经学习日语和韩语,对日语文化有所涉猎。在诺丁汉的外语角,陈震认识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创意写作教授。“她日语流利,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还有一位我的球友也是学校小提琴首席,我们三个人经常见面练习日语,探讨写作。”陈震回忆说。巧合的是,这两位朋友都喜欢二次元,每次聊到二次元都能让陈震感觉到其中的创意与幽默,让他学到了很多。之后,陈震发现网络流行语很多产生于类似B站这种

二次元粉丝群落。

同时,他当时教授“传播与科技”课程,在寻找探讨中国实例的文献时比较困难。所以,他计划撰写一篇论文,寻找中西方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然后,他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

B站帮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小时候,陈震对于日本动漫的印象只有阿童木和一休哥,没有明显的国别和审美认知。但通过访谈者的介绍和推荐,他发现在题材和分类上,有很多哲学思辨和理论已经渗透到知名作品当中,比如《新福音战士》。ACGN文化并非国内大众认知中的只适合儿童观看的内容。

也是因为这个发现,陈震同时提出,ACGN中有许多并不适合儿童观看的内容。“现在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未来怎么用科研助力媒体政策与规制,是科研工作值得努力的众多方向中的一个。”

将持续关注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

今年4月,陈震参加了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组织的青年新媒体论坛。在论坛上,他惊喜地发现,除了他研究的二次元文化,还有很多学者在关注粉丝文化和小众群体,例如农村青年、空巢老人、残疾人等。“我觉得这是后人文主义的一个发展,也很欣喜地看到国内的年轻同仁都在做出自己的努力和尝试。”陈震说。

通过对ACGN文化的研究,陈震认为,要正确看待一个群体,首先不要戴有色眼镜。“要真正用心去看,走进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经历,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世界。”陈震说。

论文发表后,有曾经接受过访谈的对象告诉他,这篇论文的内容比较中肯。而在陈震看来,喜欢二次元并不代表着消极与负面,如果加以正向引导,或许可以培养出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年轻人才。

接下来,他在关注产业的同时还会继续关注受众分析。而社交网络和平台经济发展的今天,他将持续关注“生产消费合一(prosumer)”。目前,陈震还在继续关于B站的一项研究。他将这个网站比作一个“身份大学”来检视“戏精们的日常”。“我将通过探讨社会互动论视角,着重调研粉丝的身份构建和表演。”陈震补充道。

学苑律动



含山运漕早点元素

安徽工大：“设计”地方经济文化“元素”

■本报通讯员 汪盛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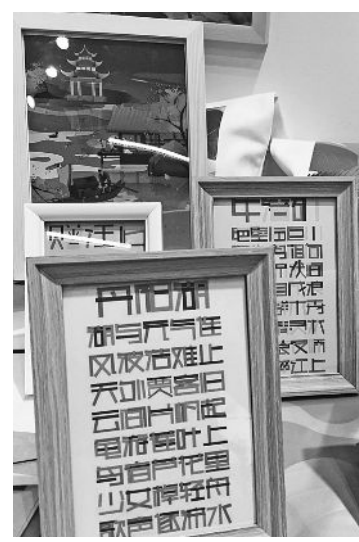
时下流行的青春和科技的元素与地方经济文化元素,这两者听起来似乎毫无关联,但在安徽工业大学日前结束的为期两周的“乡创”设计成果展中,该校艺术与科技学院学生通过创新设计,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走进安徽工业大学举办的“乡创”设计成果展,映入眼帘的是各种富有青春气息和色彩的创意产品,小到明信片、钥匙扣、手机壳、水杯,大到壁画、游戏开发、VR视频。在学生的创意设计下,安徽马鞍山市特有的当涂民歌成了流行歌曲,含山美食成了文化符号,霸王别姬、《千字文》故事、李白捉月等与马鞍山市有关的传说故事,成为了年轻人喜欢的流行元素。

安工大艺术与科技学院视觉设计系学生张丰羽在设计创作中选择了马鞍山市含山县特产封扁鱼。“想到鱼,我就想到四个关于鱼的词语,用词语和含山文化相结合。”张丰羽说。于是,他将鱼米之乡作为画卷之首,描写了含山的乡村景象;然后通过含山的荷塘、太湖寺等元素进行衔接表达中间部分沉鱼落雁;接着,用含山的太湖鹿苑、太湖水国家森林公园的大门以及太湖山等元素来表现高潮部分鱼跃龙门;最后,以含山的其他元素表现年年有鱼同时寄托了美好的寓意。

除了这些极具个性的文化创意,这次设计展还融入了科技元素。VR视频体验区,让人更加身临其境地游遍马鞍山各大景点;手机、电脑小游戏,让人在游戏中感受马鞍山的本土文化;平板电脑的轻轻触碰,让人轻松地了解马鞍山的过去与现在。这些融合了经济文化创意设计和科技现代化的艺术设计作品,让参观者更深入地了解马鞍山经济文化,爱上马鞍山这座城市。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的作品把马鞍山的李白文化融合在设计里面,做成游戏,让大学生们在娱乐中体验和接受;有的作品通过



李白诗歌元素

3D的形式,最直观地将一些我们不曾去过的地方,呈现在我们面前。我就跟随动漫镜头的镜头,看到了马鞍山的很多美食,含山运漕古镇的特色地方建筑。”安工大商学院学生小李边说边通过3D小游戏作演示。

在此次以“地方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打造乡村优美自然生态”“培育乡村良好创新生态”为主题的展览中,安徽工业大学共遴选、会聚了50多位安徽工业大学学生设计的300多件作品,多元化地展示了马鞍山本地文化,同时也呈现出该校学生对于地方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应用的深度思考。

“展览的作品通过挖掘非遗的创意素材,扩大了各类物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一方面能促进马鞍山市乡村旅游的特色化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广大受众创造了适应新时代的乡村生活体验。这种产教融合的形式,有利于提升大学生实践能力,推动设计与经济发展融合、教育与产业对接、人才与发展匹配,实现教学资源、企业资源、产业项目资源共享。”安工大艺术与科技学院视觉设计系副教授陈静波表示。

田野里的高校思政课

■本报记者 袁一雪 通讯员 张俊峰 宋梅秋

近日,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两位老师带领法学专业2017级40余名学生走入天津兴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田间地头上了一堂生动的实践创新课。

在前往实习地点的路上,老师先给学生介绍了公司的相关情况,并结合该公司的企业定位、发展历程、主营业务、产品生产等,为学生讲解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理论,为即将开始的实践教学做了理论方面的铺垫。

来到公司总部,该公司总经理刘尧龙带领学生参观了种植有机蔬菜的大棚,养殖狮头鹅、淡水鱼、虾、蟹的水渠和水塘,牛羊养殖场,以及曾经专供天津全运会绿色蔬菜并为2022年冬奥会提供6个单品蔬菜检测加工的车间。

“我们不用除草剂去除杂草,而是让牛羊来吃草,在防治病虫害上也不使用杀虫剂,而是播放低分贝音乐来治虫。蔬菜生长也不用催熟剂,而是让时光陪伴着它慢慢成长,蔬菜采摘后经过检验检测还要

进行初加工甚至精加工,才会送到顾客的餐桌……”刘尧龙将公司有机蔬菜种植、动物养殖、蔬菜检测加工等相关情况向学生们娓娓道来。

短短一个半小时的现场教学,学生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发展绿色蔬菜(农业)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深刻领会党中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的决策部署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

这是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种新尝试,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感悟有机结合。参与的同学们纷纷表示,这种教学形式实现了理论“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往心里走”的基本要求,能够增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历史观点、国情意识和问题意识,有效提高理论思维能力,“这是一堂生动、形象、具体的概论实践创新课”。

此间少年

张琦：将每一个问号都“拉直”

■本报记者 袁一雪 通讯员 房树芬 张婷 顾晓彤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共青团中央公布了2019年“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名单。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学院博士生张琦成功入选“勤学上进”类“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这并不是张琦身上唯一的标签。已是博士四年级的张琦,目前师从中科院院士田禾和教授曲大辉,在费林加诺贝尔奖科学家联合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联合研究中心)进行人工分子机器和超分子化学方面的研究;已经以第一作者在Science子刊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文章9篇;连续三年获得博士生国家奖学金,2018年被美国化学会评为“未来领袖者”,该奖项在全球范围仅有30名人选者……

面对丰富奇妙的化学世界,张琦说:“我渴望将实验中的每一个问号都‘拉直’,希望早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明星分子,助力中国在这个领域的飞跃。”

只管攀登莫问高

大二时担任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

(以下简称USRP)负责人是张琦从事科研的起点。“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化学研究,什么是真正的实验室。”从此,一株科研幼苗在张琦心底萌生。

基于USRP项目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后,张琦的科研热情被大大激发,在化学学院教师刘金库的指导下,申请了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以下简称大创),并取得了“优秀”的结题成绩。那时候,他一两周到三天在相距40多公里的奉贤、徐汇两校区之间奔波,每天阅读外文文献,寒暑假一有空就到徐汇校区“加班”,一加就是一个月。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0多次的修改后,张琦的第一篇SCI论文终于在化学领域顶级期刊《化学工程》上发表,还收获了两个专利。“除了发表文章,这次挑战带给我更多的是,如何带领团队攻克课题难点,如何在实验中‘化腐朽为神奇’。”

由于“大创”项目研究出色,张琦被保送进入田禾与曲大辉的课题组读博,开始接触超分子领域。与别人不同的是,他喜欢多领域阅读并善于横向比较,一有灵感就记录下来,和导师就课题可行

性和科学性进行深入讨论,一旦产生共鸣,就立马着手去做。

在做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张琦大胆假设,将两篇上世纪80年代早已失去关注度的文献有机结合,让“老树开了新花”,重新设计并成功开发出了新一代光响应智能纳米材料。这也使得他在博士一年级的时,就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顶级化学期刊《德国应用化学》上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

“我坚信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张琦说,做科研只管攀登莫问高。

张琦的科研灵感不仅来源于文献,更来自于奇妙的自然。他热衷于在大自然创造的生命体中寻找化学创造的可能性。当他了解到细胞中具有刺激响应行为的酶催化剂后,立即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计:是否能在实验室中,利用化学合成的手段创造一种催化材料,来模拟酶催化剂的开关式的独特功能?

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总结,张琦成功地合成出一种智能催化剂——能够像酶一样催化活性可开关。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顶级材料期刊《先进材料》上发表了研究论文,并吸引了多位国际同行的关注。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有人问他是怎样想出把催化“变活”的,张琦开玩笑地回答:“我细胞里的酶告诉我的。”

面对更加复杂的超分子领域,张琦的科研热情有增无减,“大自然是最好的设计师,看到承担机械运动的肌肉组织可以巧妙地将化学能量转换为机械能,我就时常思考,能否创造一个具有类似功能的生物机器,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大胆假设,精心设计,30个月的执着、20多步的有机合成、数千次的采集数

据之后,张琦团队终于成功地在实验室中人工合成出分子机器——只有头发丝直径万分之一大小的人造分子肌肉,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细胞》姐妹刊Chem上发表了研究论文。这也是我国科学家在人工分子机器这一诺奖领域里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突破。

每一次突破都非坦途。“苦”与“乐”的风景总是交错呈现,但是张琦善于钻研发现、善于改变思维的特点,使他在“苦累”中也能探索出新发现。

在一次合成实验中,张琦苦恼地发现,有类化合物总是倾向于自发变成不利于实验结果的凝胶,而一旦这个“破坏因子”出现,就意味着实验失败。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妨换个思维,看看这个反复出现的凝胶到底是什么来头?既然这类化合物这么容易变成聚合物,能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全新的聚合物材料使用呢?”

经过上百次提取、冷凝,数千次的反复试错,张琦意外地发现了一类原始创新的超分子聚合物,它可以将自修复聚合物材料的断裂伸长率这个指标提升到国际领先的150倍。这就是张琦以第一作者身份与费林加教授共同在Science Advances上发表的成果。

成果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争相报道和评述,美国杂志C&EN对其进行亮点报道,称它将会推动黏附剂、自修复材料、可穿戴设备等多个重要领域的发展。

张琦基于此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又进一步开发形成新材料产品,获得2018年首届“万华杯”青年新材料创新创业大赛成果转化组一等奖,得到了国内企业界的高度赞赏和肯定。

“这真是一次美丽的意外,多思考,不要轻视每次的失败。”张琦感叹道。